



生活品位

# 思乡

阿正 编



鹭江出版社



已笑吟

陈集

静

静少中

舒婷

舒婷

舒+慈

陈震

董苗

吴亮

胡中凡

林白

思乡

阿正 编

马兆光

符敏王



江苏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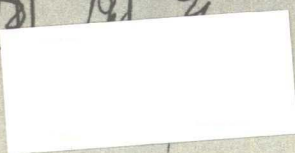
富伊立

王可·妮

张梅

月 月 云

所 以 3/3



〔闽〕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思乡／阿正编．—厦门：鹭江出版社，2000.1

(生活品位丛书)

ISBN 7-80610-827-0

I. 思… II. 阿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 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00169 号

“生活品位”丛书

思 乡

阿 正编

\*

鹭江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: 361004)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(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邮编: 350011)

开本 850×1168, 1/32 7.875 印张 2 插页 158 千字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

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000

ISBN 7-80610-827-0

I·157 定价: 11.80 元

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

何立伟 周海 王新

印华林 林白 潘向黎  
李凌非

艾晓明 伍立杨

瑞新

董鼎吾

王朔



高洪波

林丹娅 祝勇

陈平原

陈村

刘华园 赵丽宏

## 目 录

三 毛 悲欢交织录 1

乡愁 11

马 莉 痕迹 14

方 方 一个好家给人的怀想 19

我对冬天的感觉 22

王小妮 揭示中秋 25

回家 29

王安忆 夕照 38

夜走同安 40

王家新 “讲出一个故事来” 44

从阿姆斯特丹到哥本哈根 47

王英琦 魂归何里 51

丹 姹 鲤仙橄榄 56

鲤仙七饼 59

北 北 老屋 64

艾晓明 一条大河 69

车站 70

龙应台 故乡异乡 73

伍立杨 天籁，复天籁 80

刘烨园 竹鹅溪畔 82

李洁非 我的猫 91

阿 盛 破衫教奇事 96

火车与稻田 98

陈 染 独自在家 105

陈平原 烟雨佛寺 109

木屐 111

何立伟 旧地旧事一种 114

何怀宏 废弃的小楼 117

游子怀旧 118

苏 童 雨和瓦 121

关于冬天 123

吴 亮 搭巴士回家 127

对一枚雕刻过的胡桃核的记忆 128

邱华栋 习武生涯 131

张 梅 盘福新街 134

林 白 怀想水稻 140

林耀德 房间 144

周国平 从挤车说到上海不是家 152

人人都是孤儿 154

赵丽宏 土地啊 156

飞来树 160

南 帆 消失的巷子 164

铁路风景 168

索伊拉 梦里梦外是草原 174

贾平凹 读山 182

造一座房子住梦 185

徐敬亚 抚摸黑龙江 188

黄 茵 逝水无痕 198

萧春雷 故乡是一种追忆 206

萧家大屋 208

蒋子丹 乡愁 211

## 旧物 217

韩少功 我心归去 221

舒婷 回老街走走 225

简媜 四季走失 229

潘向黎 一个人的告别 236

我是异乡人 243

编后小记 245

## 悲欢交织录

中国这片海棠叶子，实在太——大了。

而我，从来不喜欢在我的人生里，走马看花，行色匆匆。面对它，我犹豫了，不知道要在哪一点，着陆。

终于，选择，我最不该碰触的，最柔弱的那一茎叶脉——我的故乡，我的根，去面对。

从小，我们一直向往着那“杏花烟雨江南”，到底是怎样一个地方，竟然能让乾隆皇帝六下江南。于是，放弃了大气磅礴的北方，竟决定走江南。在春天，去看那无际的油菜花。

就这么决定了，要先对祖先和传统回归，对乡愁做一个交代，然后，才能将自己的心情变成一个游客。

因此，在南方的第一大城——上海，降落。它，是我父母出生的地方。

在上海，有个家，就是三毛爸爸——漫画家张乐平的家。

在现今的三毛还没有出生以前，张乐平已经创造了一个叫做三毛的孤儿——这个孩子和父母总是无缘的。

所以，这个叫三毛的女子，也就和那个叫三毛的小人儿一样，注定和父母无缘。即使是回家吧，也不过只得三天好日子而已。

张府方才三日天伦，又必匆匆别离，挥泪回首，脚步依依，而返乡之行开始了。

那时候，三毛回大陆的消息已经见报，三毛不能是她自己了，三毛是三毛。于是，搬进了上海同济大学招待所，没有去住旅馆。招待所有警卫。为着身体的健康，自己的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三毛对广大的中国知识青年保持着一段距离，免得在情感上过分的冲击与体力上过分的消耗，使自己不胜负荷。

那个张爱玲笔下魂牵梦萦，响着电车叮叮当当，烤着面包香，华洋夹杂的大上海，果然气派不同。

但是，跑不完哪。

七天之后，还是离开上海，到了苏州。

姑苏，苏州，林黛玉的故乡，而那位林妹妹是红楼梦里非常被人疼惜的一个角色。

那天到了苏州已是黄昏。为着已经付了昂贵的车资，把行李往表哥家一丢，就道：“我们利用车子赶快走吧！”随行关爱三毛的亲戚都问：“要去什么地方那么急迫？”答：“寒山寺。”

四点多钟的下午，游客已经散尽。

天气微凉，初春雨滴在风里斜斜地打在绿绿发芽的枫叶上。轻轻地走进寒山寺，四周鸦雀无声，绿阴小道上，一个黑衣高僧大步走来，这时蹲了下去，对着背影喀嚓一声，一张照片，并没有惊动任何人。

走到禅房，看到一个大和尚静悄悄地在写字，两个小和尚在一旁拉纸。站在门槛外，头伸进门里，微微一笑。

小和尚认出来者是他的精神好友，叫了一声“哎哟”。于是被请进禅房，又是微微一笑。就在大和尚还没有了悟过来来者是谁的时候，双林小和尚立即道：“这是台湾来的，顶顶大名的作家三毛小姐。”

三毛此时已知了一分，三毛在中国的所有名声，并不是个脚踏实地之人，只是个“鼎鼎大名的三毛”而已，此时，内心一阵黯然。

了然了，是一个虚的。于是，大和尚给写了一幅字，于是也还出一幅字出来。拿起笔来一挥，自称郑板桥式。写好之后，大和尚极有分寸地合掌，道了再见。

小和尚依依不舍，送了出来，跟到一栋小楼，就在三毛措手不及的时候引上楼梯。一个转弯，哎呀，三毛叫了一声，寒山寺那口大钟就在眼前。

钟在眼前，心中说了一句：“这是假的。那个真的钟已经到日本去了。”

但是钟就是钟，也就不再分真分假。

小和尚把三毛引到钟锤垂吊之处，道：“你敲。”

当时本想谦虚，一看，钟上塑着八卦，那个钟锤还对着乾卦“三”字。自己的名字就在上面，大好机会如何不敲，须知机会稍纵即逝。手一扬，扶住钟锤，开始用尽全身的气和志——冲撞，横着冲的。

“恩昂”——，余音几乎要断了，

“恩昂”——，余音要断，

“恩昂”——。

撞毕三下。一边旁听的亲友都说：“这一生再要听钟，必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黄昏，静坐在寒山寺外，等

待，感受今天这种措手不及之下的寒山寺的钟声。”

下得楼来，靠在墙上问自己：这莫非是梦吧？双脚几乎无法走路。

踟躅走到香火的地方，见到明明一座禅寺，禅的境界何需香火？此时开口笑道：“上香不必了。”

正待举步，小僧来报：“性空法师请入禅房。”原来那收入相机的黑衣高僧就是方丈性空。

方丈来了，留下一幅字，小和尚立即上前卷好。以三毛之名留下一件东西之后，离去。

回到家里，嫂嫂开饭了。

从此，苏州五日，成了一个林黛玉。笑笑笑笑，风、花、雪、月。

走进苏州小院，笑道：“这个院子跟照片里的，不同。照片里的中国名园，看了也不怎么样，深入其境的时候，噯——”不说话了。

旁边的人问：“跟照片有什么不同呢？”

又道：“少了，一阵风——吧！”

这时，微风吹来，满天杏花缓缓飘落地上。众人还要穿越花雨，三毛伸手将人挡住，叫道：“别动，且等，等林妹妹来把花给葬了，再踩过去。林妹妹正在假山后面哭着呢，你们可都没听到吗？”

如此五日。

五日之后，经过一条国人所不太知道的水道，开始了河上之行。

跟着堂堂哥哥行在一条船上，做妹妹的就想：“这不是林妹妹跟着琏二哥哥走水道回家去吗？”这时哥哥累极，躺下就开始打呼，妹妹看到哥哥累了，轻轻打开

船舱门。

哥哥警觉性高，扬声说道：“妹妹不要动，哪里去？”妹妹用吴侬软语说：“外面月亮白白的，我去看看。”哥哥实在力竭，便说：“妹妹，那么自己当心，不要掉到水里去。”

这一夜，沿着隋炀帝的运河，一路地走，妹妹开始有泪如倾。

水道进入浙江省的时候，哥哥醒来，已是清早。哥哥问了一句话，妹妹没听清楚，突然用宁波话问道：“梭西？”这一路，从上海话改苏州话，又从苏州话改成宁波话。妹妹心中故国山河随行随变，都在语言里。

杭州两日，躲开一切记者。记者正在大宾馆里找不到三毛的时候，已然悄悄躲进铺位，开始挤十六路公共汽车。

那时三毛不再是三毛，三毛只是中国十一亿人里的一株小草，被人——无情践踏。

两天的经历，十分可贵。

只因血压太低，高血压七十，低血压四十，六度昏了过去。妹妹终于道：“哥哥，不好了，让我们回故乡吧。”

当车子进入宁波城，故乡人已经从舟山群岛来远迎。此去四小时之路，只要车子行过的地方，全部绿灯。

到了码头，船长和海军来接，要渡海进入舟山群岛。来接的乡亲方才问说：“刚才一路顺畅，知道为什么吗？”答道：“没有注意，一直在看两岸风景。”问话的人又说：“绿灯一条龙，全是为了你，妹妹。”妹妹脸色不大好看，回答：“也太低估我了，我可不是这等之

人。”一时场面颇窘。

船进舟山群岛鸭蛋山码头，船长说：“妹妹，远道而来，码头上这么多人等着你。这一声入港的汽笛——你拉。”妹妹堂而皇之地过去。

尖叫呀，那汽笛声，充满着复杂的狂喜，好似在喊：“回来啦——。”

船靠岸，岸上黑鸦鸦的一大群人。自忖并无近亲在故乡，哥哥说：“他们都是——记者。”妹妹不知道要把这一颗心交给故乡的谁？便又开始流泪。

上岸，在人群里高唤：“竹青叔叔，竹青叔叔，你——在——哪——里？”眼睛穿过人群拼命搜索——陈家当年的老家人——倪竹青。

人群挤了上来，很多人开始认亲，管他是谁，一把抓来，抱住就哭。乡愁眼泪，藉着一个“亲情”的名词，洒在那些人的身上。

抱过一个又一个，泪珠慌慌地掉。等到竹青叔叔出现，妹妹方才靠在青叔肩上放声大哭。“竹青叔，当年我三岁零六个月，你抱过我。现在我们两人白发、夕阳、残生再相见，让我抱住你吧。”说罢，又是洒泪痛哭。

然后，这一路走，妹妹恍恍惚惚，一切如在梦中。将自己那双意大利短靴重重地踩在故乡的泥土上，跟自己说：“可不是——在做梦吧？”

这时候，所有听到的声音都说着一样的话：“不要哭，不要哭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。休息了，休息了。休息了。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……”

妹妹的泪流不止歇。

当时一路车队要送妹妹直奔华侨宾馆，妹妹突然问：“阿龙伯母在哪里？她是我们故乡仅存的长辈，要拜访。”于是，车子再掉头驶进一幢老屋。

人未到，妹妹声先夺人：“阿龙伯母——平平回来啦——”老太太没来得及察觉，一把将她抓来往椅子上一推，不等摄影记者来得及拍照，电视台录影的人还没冲进来，妹妹马上跪了下来，磕三个头，一阵风似的又走了。上华侨宾馆。

好，父母官来了。记者招待会来了。

三天后，回到定海市郊外——小沙乡，陈家村。祖父出生的老宅去了。

那一天，人山人海，叫说：“小沙女回来了。”

三毛有了一个新的名字——小沙女。

乡亲指着一个柴房说：“你的祖父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出生的。”妹妹扶到门上去，门上一把锁。从木窗里张望，里面堆着柴，这时候妹妹再度洒泪。

进入一个堂堂伯母的房子，有人捧上来一盆洗脸水，一条全新的毛巾，妹妹手上拿起，心下正想脸上还有化妆，又一转念，这毛巾来得意义不同，便坦坦然洗掉——四十年的风尘。用的是——故乡的水。

水是暖的。妹妹却再度昏倒过去。

十五分钟之后，妹妹醒来，说道：“好，祭祖。”

走到已经关了四十年的陈家祠堂，妹妹做了一个姿势，道：“开祠堂。”

乡人早已预备了祭祖之礼，而不知如何拜天祭祖，四十年变迁，将这一切，都遗失了。点了香一看，没有

香炉，找了个铁缸头也一样好。妹妹一看，要了数根香，排开人群，叫了一声：“请——让开。”

转过头来，对着天空，妹妹大声道：“先谢天，再谢地，围观的乡亲请一定让开，你们——当不起。”

回过身来，看到一条红毯，妹妹跌跪下去。将香插进那破破小缸头里。此时妹妹不哭，开始在心中向列位祖先说话：“平儿身是女儿，向来不可列入家谱。今日海外归来的一族替各位列祖衣锦还乡，来的可是个，你陈家不许进入家谱之人。”

拜祖先，点蜡烛，对着牌位，平儿恭恭敬敬地三跪九叩首——用的是闽南风俗。因为又是个台湾人，从关帝庙里看来的。

拜完，平儿又昏过去，过了十五分钟后，醒来，道：“好，上坟。”数百人跟着往山上去了。

几乎是被人拖着上山，好似腾云驾雾。

来到祖父坟前，天刚下过雨，地上被踩得一片泥泞。妹妹先看风水，不错。再看地基稳不稳固，水土保持牢不牢靠，行。再看祖父名字对不对，为他立碑人是谁，再看两边雕的是松，是柏，是村花，点头道：“很好。”这才上香。

坟前，妹妹放声高唤：“阿一，丫——阿一，丫——魂——魄——归——来，平平来看你了。”此时放怀痛哭，像一个承欢膝下的孙儿，将这一路心的劳累、身的苦累，都化作放心泪水交给亲爱亲爱的祖父。

正当泪如雨下之时，一群七八岁的小孩穿着红衣在一旁围观，大哭。心里想起贺知章的句子：乡音不改鬓毛——，儿童——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他们只道来了一

个外地人，坐着轿车来的，对着一个土馒头在那里哭，他们又哪里懂得。

儿童拍手欢笑，但是在场四十岁以上的人眼眶里全含着一泡泪，有的落了下来，有的忍着。

一切祭祖的形式已完。父亲的老书记竹青叔走到毛毯前，扑通跪了下去，眼睛微微发红，开始磕头。三毛立即跪下，在泥泞地里，还礼。

亲友们，乡人们，陆续上来。外姓长辈的，平儿在泥地里还礼，平辈的，不还礼。乡人一面流泪，一面哭坟：“叔公啊，当年我是一个家贫子弟，不是你开了振民小学给村庄里所有孩子免费来读书，今天我还做不成一个小学的老师，可能只是一个文盲。”少数几个都来拜啦，都来哭啦。这时陈姓人站着，噯——可暂时平了，那过去四十年——善霸之耻。

还完礼，祖父魂魄并未归来。平儿略略吃惊。

扑到新修墓碑上，拍打墓碑叫唤：“阿爷、阿爷，你还不来。时光匆匆，不来，我们来不及了。”

来了，阿爷来了。留下几句话。

平儿听了祖父的话，收起眼泪擦干，抓起祖父坟头一把土，放进一个塑料袋。平儿道：“好，我们走了，下山吧。”

下山路滑，跟随记者有的滑倒，有的滚下山坡，只小沙女脚步稳稳地，一步一踏。只见她突然蹲下，众人以为又要昏倒，又看她站起来，手里多了一朵白色小野花。红色霹雳袋一打开，花朵轻轻摆进去。不够，再走十步之后，又蹲一次，一片落叶，再蹲一次，一片落叶，再蹲一次——三片落叶。